

半个月亮

史良高

露台上泻满了清辉,如霜,似水。一抬头,半个月亮已悄悄爬上了对面的山顶。

“今夜月色真美!”望着蓝幽幽的天幕,我不禁脱口而出。这句话是发自心底,而且,还带有一点抑制不住的“漫卷诗书”。如今的城市,月亮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。正是因为可爱的月亮与我们渐行渐远,有诗人对酒当歌时便慷慨陈词:城市的夜空,已经了无诗意!想想也是,没有月亮的夜晚,夜幕下的芸芸众生该是多么的凄清寂寞!

所幸的是,我寓居的这座山城,诗意的明月依然时时光临我的露台,它依然那么宁静,高远,不减清辉。

此时,大地已是万籁俱寂,唯有月华皎皎。偶尔,有一抹轻纱般的薄雾从窗前缓缓飘过,袅袅如烟。一个人,拥有一枚月,静静地沐浴在一片冰清玉洁的月色里,享受着夜的温馨,是不是有点奢侈呢?山风,从远处徐徐吹来,有竹的味,有松的味,有山花的味,有山菌的味,有山泉的味。可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从溪畔云林那边飘出的农家美味,细细辨之,有火锅的麻辣,烤串的浓郁,小面的馨香,还有山道弯弯处酒吧里淡淡的玛格丽特、摩根船长、激情海岸、燕麦曲奇拿铁和苏格兰苏打……

岁月静好,月光妖烧,连山风的味道都是那般醇厚美好。

月光下的凤尾竹,此时在朦胧中尽显婆娑与曼妙。时而私语窃窃,如燕呢喃;时而临风摇曳,管弦齐奏。忽然就想起那个叫夏目漱石的人,他在课堂上教授英语,竟将“I love you”译成“今夜月色真美!”这是东方男人的含蓄浪漫呢,还是率性有意为之?后来,这句话居然成了岛国的爱情经典。谜底是:因为有你在,月亮才格外美!

一向喜欢木心,崇尚先生的慢生活:从前那么慢,那么美!车,马,邮件都慢,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。从前的爱情也很慢,慢得用一辈子去等一个人,慢得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可是,有一天,我让一枚月亮颠覆了自己。

也是这方露台,也是这枚弯月。那天晚上,我收到了朋友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关外发回的一张照片。朋友在视频里显得异常亢奋,说我正在长城上观月哩,看到了吗?这是司马台长城上的月亮!我连声不迭地说,看到了,看到了!看到了那一枚美丽的弯月。那个夜晚,我与夜空上那枚小船一样弯弯的皓月久久深情的相望,十分讶异,世界那么大,我们却能在同一时间,相距数千里,共同拥有一枚月亮。无尽的牵挂与思念,竟让一弯月亮消弭殆尽!如果是在从前,那枚月亮经过药水的冲洗印放,经过邮差的接力传递,车马劳顿,辗转颠簸,捧到手心时,恐怕那皱巴巴的一枚月亮,已像一首歌里唱的: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,看它慢慢的圆,慢慢的缺……

木心,只不过是过一个并不着急的年代里,慢慢讲述着一个并不着急的故事。

曾经很长一段时间,我不敢看月,害怕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某个地方被月光的美丽温柔所触动。然最初触动我的不是别人,正是我家的孪生小公主小萌和麦尔,她们在背诵李白的《静夜思》时,总是扯着我的衣袖不停地问我,为什么低头思故乡呢?为什么呢?是啊,为什么呢?我能向她们解释清楚吗?她们知道余光中手中那枚小小的邮票吗?知道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吗?当然,她们更不知道“人言落日是天涯,望极天涯不见家。已恨碧山相阻隔,碧山还被暮云遮”。就我们这代人而言,用“漂泊”已经是在亵渎真挚的情感,然而,不漂泊又怎能弥补情感的缺憾?生身之地的故乡,在儿女的亲情的中,渐渐地偏离了固有的圆点,故乡的明月,只能在午夜的旧梦里一遍遍重温。那一缕缕依然挥之不去的乡愁,就像一顿年代久远挂在水墨山水,慢慢的淡漠溷氲,模糊不清。尽管他乡的环境、气候、饮食、语言、习俗很不习惯,但却不得不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了一座城!令人扼腕的是:走过许许多多的桥,看过许许多多的景,却去不了最想去的方!

月亮已经爬上窗牖,我点开QQ音乐,卧室里轻轻流淌着王洛宾的“半个月亮爬上来,啦啦啦,爬上来……”寒露欲滴的静秋月夜,很适合听这样柔软徐缓流水淙淙的旋律。那宁静,缥缈,温婉,朦胧,遥远,一下子就把我带回那个青葱羞涩、可爱纯真的岁月。

姑娘的纱窗后来打开了吗?是丢下了一串葡萄还是一朵玫瑰?但我知道,今夜,在我梦境的天幕里,会久久地悬着两枚半个月媚的月。

一枚挂在振风塔,一枚挂在佛图关。



月是故乡明 李昊天 摄

少年的雨

胡小满

一连下了几天的雨。秋天的雨再怎么下,都没有夏天的雨有气势。而今天的雨再怎么有气势,也没有年少时的雨美好。

住在老房子时,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巷子里玩耍,尤其到了暑假,太阳一落山,大家像是约好似的,统统跑出来,在巷子里集合,三五成团,跳绳、催“跛子”、踢毽子……遇到雨季,大家只能困在家写作业,写烦了,就看着窗外的雨发呆,等雨一停,就像放飞的鸽子冲出去。

只是,南方的雨季格外漫长,雨也格外有个性,变幻莫测,就像住在巷口陈爹爹说常说的,六月的天,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有时候雨明明还在天空飘着,西边天空的云缝里竟会冒出片片彩霞,一道光照在我家小院的窗子上,折射在院落矮墙毛绒绒、湿漉漉的苔藓上,阴暗的小院立马生动、鲜亮起来。

六月一过,七月的雨便落个不停。

没完没了的雨,偶尔也成了风景。对面一楼,家家户户都挨着自家的房搭建了简陋的矮屋,雨落在错落低矮的屋顶上,顺着青灰色的石棉瓦滑落下来。雨大的时候,雨点砸在屋顶、雨棚和地面上,声音像鞭炮一样“噼啪噼啪”的。这是急性子的雨,从天上冲下来的,淋漓酣畅,痛快不已。我更喜欢不太大的雨,时急时缓,落在青瓦上、水缸里、窗棂上,像是刚刚学会弹琴的孩子,左一下,右一下,或者连续几下,小心翼翼地,没有章法;雨再小点,便是飘下来的,就像一曲轻音乐,悠扬婉约,有唤醒和治愈的能力,那些生长在砖瓦夹缝、屋脊上的瘦弱植物,原本有些软塌塌的,这下在细雨微风中缓过了劲,又重新活过来。

但七月的雨很少如此温柔,它们说来就来,有时候会连着下几天,甚至几周,

家里的被子都是潮潮的,可以拧出水来。有时候一夜急雨,清晨起来,一楼的房屋就进了水,我们赶紧将衣服、被子、电器抬到高处,然后拿出旧的盆,将水一盆盆舀出去。如果雨一直不停,我们只能将东西搬到二楼的过道上,凑合在邻居家里待着,焦急地等待雨水的退去。好在这样的水灾很少,通常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。

我那时正年少。人生的花季,也是雨季,常会莫名地伤感。这些来路不明的哀伤如同雨雾一样,紧紧包围着我,我便努力从脑海里寻些伤感的诗句,而后在自己营造的哀愁中,随着雨声沉沉睡去,再醒来,有时候天已擦黑,心情却意外的清朗,仿佛也给一场急雨洗了个通透。

前些年看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,“依稀旧梦似曾见,心中波澜现”。电影中的姥爷也有一间旧式的院落,院里有芭蕉,有兰花、月季、米兰,还有爬满墙的金银花,墙角边也有一层层厚厚的苔藓,雨噼里啪啦落下来,落在黑黢黢的瓦缸里,敲打在青黑色的瓦片上,雨线在矮屋顶上形成一条条长长的珠帘。姥爷的那座破旧的小院,是小兰最为自由的天地,她在姥爷的陪伴下,渐渐长大。当她思念远在新疆的父母亲,当她在学校被人欺负、排挤,当她感到孤单与寂寞时,姥爷就是她的守护神,小院就是她的港湾。

时光缓缓流逝,雨水绵绵而下,小兰一天天长大,姥爷一天天变老。在一个阴雨绵绵的雨天,姥爷闭上眼睛……小兰的眼泪如同雨水。

这部电影深深打动了我,可能是因为姥爷与外孙女那段充满温馨的岁月,亦可能是片中那座似曾相识的小院,更可能是小院上空的雨,还有回不去的时光。

那也似是少年心中的一场雨。